



# 懒人闲想录

[英] J·杰罗姆著 晏方译

文匯出版社

# 懒人闲想录

[英] J·杰罗姆著 晏方译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懒人闲想录/(英)杰罗姆著;晏方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4.7

ISBN 7-80676-015-6

I. 懒... II. ①杰... ②晏... III. 笑话-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997 号

---

**懒人闲想录**

[英] 杰罗姆·K·杰罗姆 著  
晏 方 译

责任编辑 / 季 元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376 千  
印 张 / 14.75  
印 数 / 1—6 000

ISBN 7-80676-015-6/I·002  
定价: 24.00 元

## 译 序

英国幽默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 1859 年 5 月 2 日诞生于英国斯坦福特郡沃尔索耳地区，父亲是教士，在当地的煤矿拥有大量投资，但到杰罗姆出生那年，财务状况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于是他们举家搬迁到了伦敦的贫民区。杰罗姆就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杰罗姆九岁上学。三年之后，父亲去世，十四岁的杰罗姆离开学校，早早地踏入了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铁路职员。随即他母亲去世，而此前两个姐姐也已离开家，家中只剩下了孤苦零丁的杰罗姆一个人。这时他迷上了舞台，参与了某个剧团的活动。到最后甚至放弃了铁路职员的工作而全身心投入了剧团。十八岁那年，他开始跟着剧团周游全国作巡回演出。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三年之后，他终于打了退堂鼓。

以后的不多几年时间里，杰罗姆换了不少工作。先是记者、教师，接着是为建筑商、佣金代理商和公益事业代理人服务，最后在一名律师手下当职员。同时他写成了自己演艺生涯的回忆录《舞台上下》，几次退稿以后得以出版。此后又写了幽默散文集《懒人闲想》在杂志上连载。

两年之后的 1888 年，杰罗姆结了婚。婚后他写了《三人同舟》。此书是以他自己和两个朋友为原型而加工创作的，出版后一举成名，并富有起来。当时他三十岁。

1892年《懒人》月刊创刊，他成为该刊的主编。第二年他又创办了《今天》周刊。但1898年他被拖入了一场官司，要承担巨额费用，不得不将自己在两家杂志中的股份售出。此后，杰罗姆将精力倾注在写剧本上。

1927年他与妻子开着车到各地周游，从英吉利海峡边的德文地区回伦敦时突然中风，不能行动和说话，两周之后的1927年6月14日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杰罗姆在艺术上是个多面手。他的成名作《三人同舟》自问世以来从未停止过印行，可谓百年长盛不衰；但其他作品却没这么幸运，不少乏人问津。这种乏人问津，若就杰罗姆的小说戏剧而言，也许有其合理性；因为百年以来，此类作品汗牛充栋，除非出类拔萃，否则自然难逃湮没无闻的命运。然而杰罗姆的散文是不可多得的。

杰罗姆的散文幽默、睿智，写作手法不拘一格，遣词用句信手拈来，不避俚俗。如果以中国现代作家比之，杰罗姆可说是兼有林语堂、梁实秋的闲适和对生活的欣赏、对生活的洞达，与鲁迅的幽默和讽刺。然而于走红的同时，它们并不被当时正統的英国文坛认可，就是在正統的文学史上，也没有什么地位。

杰罗姆在中国的命运则与此相仿佛。《三人同舟》早已脍炙人口，他的其他作品的译文，包括散文，却没怎么见到过。

中国读者对散文还是很喜爱的，古代近代不论，即从近年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杂志，尤其林语堂主编、提倡幽默的《宇宙风》和《人间世》上的文章一再被重印就可窥见一斑。由此可以相信杰罗姆在我国应该是不会遭冷遇的。

而从时代感上说，由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与这些作品比起来，杰罗姆的散文虽则已过百年，倒反而与我们贴得更近些。比如这几本散文集中的一些名词，国内也不过近几年才流传开，因而得以贴切地译出，譬如“保龄球”、“贸易保护主义”等；如果

再早一点,恐怕翻译之后还必须加上一个注解来说明呢。所以也许不妨说,杰罗姆的文章虽已百年,现在译介是正得其时。

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译者

2004年6月22日

## 序

看过我这几篇文章手稿的一两位朋友说它们还可以，我的几个亲戚也已经答应有朝一日书出来就去买。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再耽搁它的出版了。要不是这种——也许可以说吧——公众要求，我大概不会贸然把自己这一点点小小的“闲想”当作精神食粮提供给这个世界的英语民族的。当今的读者对一本书的要求是它必须有教益、能使人有所改善、能使人有所提高。这本书连使牛有所提高也不能。我不敢推荐说它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只能提议您在读倦了“最佳书籍一百部”之余也许可以拿起来浏览半小时。这不失为一种调剂。

# 目 录

## 懒 人 闲 想

谈无所事事 .....	3
谈恋爱 .....	10
谈抑郁 .....	19
谈穷 .....	25
谈虚荣心和虚荣 .....	31
谈出人头地 .....	39
谈天气 .....	46
谈猫狗 .....	55
谈害羞 .....	66
谈婴儿 .....	74
谈吃喝 .....	82
谈带家具寓所 .....	90
谈衣装与举止 .....	100
谈记忆 .....	109

## 懒 人 闲 想 续

谈打定主意的艺术 .....	123
谈未能如愿的不利之处 .....	137
谈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总是格外地好 .....	149
谈配制和使用爱情催化剂 .....	168



谈被奴役的快乐与好处 .....	183
谈对女人的关心和管理 .....	199
谈管闲事 .....	212
谈浪费在三思中的时间 .....	231
谈我们自己的高尚 .....	245
谈人类的母性 .....	259
谈听别人的话的不可取 .....	274
谈牵线木偶的葬礼上进行曲的演奏 .....	291

### 一九零五年的闲想

我们是否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有趣? .....	307
女人该美吗? .....	315
什么时候欢乐最好? .....	321
我们是否在床上躺得太迟了? .....	329
结了婚的男人该打高尔夫球吗? .....	336
早婚是否是一个错误? .....	343
作家有没有写得太多? .....	350
士兵应不应该讲礼貌? .....	359
小说是否应该真实? .....	367
有一天将会成为人的生物 .....	379
如何小中求福 .....	387
我们该说自己所想的,还是想自己所说的? .....	394
美国丈夫是否全是彩色玻璃上的圣人 .....	400
年轻人是否对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全都知道? .....	406
你说,音乐的魅力有多大? .....	413
白人的担子!有必要那么沉重吗? .....	419
他为什么不娶那姑娘? .....	425
威尔金斯太太对此的看法 .....	432

廉价华人劳工是否我们的祸根? .....	439
如何解决仆人问题 .....	446
我们为什么憎恨外国人 .....	452

# 懒人闲想



## 谈无所事事

这是个我自诩为十分精通的题目。我小时候那位以九个几尼一学期的束脩——不再额外收费——把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的先生一直说他从来没见过比我用更多时间做更少事情的孩子；我记得我那可怜的祖母有一次在教我们使用祈祷书时偶然说起道，我将来非常可能不会做多少我不该做的事，不过她感到确信不疑的是，我一定会把我所该做的每件事都放在那里不做。

求上帝宽恕，我恐怕已有点辜负了我亲爱的老太太的一半预言。尽管我生性疏懒，还是做了许许多多我不该做的事。但到目前为止，就忽略了许多我本不该忽略的事来说，我充分证明了她判断的准确性。无所事事一直是我的强项。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归功于我自己——它是种天赋。很少有人能如此。世上有许多懒人和慢条斯理的人，但真正无所事事的人少之又少。他可不是那种把手放在裤兜里趑趄过来趑趄过去的人，正相反，他突出的特点是总是异常忙碌。

一个人除非是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不然根本无法彻底享受无所事事。如果你一点要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你不会感到什么事也不做有什么乐趣。这么一来消磨时间纯粹成了一种义务，而且是最最令人筋疲力尽的义务。无所事事就像吻一样，要想有味道，就得是偷来的。

许多年之前我年轻的时候，病得很重——我自己倒压根儿没

瞧出这病有多么严重，就是感冒得厉害。但我猜想这一定是种十分凶险的病，因为大夫说我一个月之前就该去找他了，要是这病（不管是什么病吧）再拖上一个星期，结果如何他就不能负责了。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的，不过我从来没见过一位大夫去看病人而这病不是再拖上一天就不行了的。我们的医学指导、哲学家和朋友就像传奇剧中的主人公——他们总在，也仅仅在，关键时刻到场。这是冥冥中的安排，事情就是如此。

好了，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病得很重，于是接到了去一个月博克斯顿<sup>①</sup>的命令。医嘱严格地规定我在那里的所有时间内什么事情都不能干。“你需要的是休息，”大夫说道，“彻彻底底的休息。”

这好像是个令人愉快的前景。“这个人显然对我的病一清二楚，”我说道，并在自己脑海里描绘出了一段其乐无穷的日子——四个星期的悠闲，再稍稍加点儿病。并非许多病，而是仅仅足够而已——足以造成一种病痛的味道，使它含有诗意。我将睡到很晚才起床，呷呷巧克力，身披晨衣、脚踩拖鞋吃早饭。我将躺在花园里面的吊床上看结尾凄凉的感伤小说，直看到书从我漫不经心的手上落到地下。我会仰坐在那里，迷迷糊糊地注视着湛蓝的天空，望着柔和的白云像白的帆船一样在上面来去浮动，听着鸟儿快乐的歌声和树叶轻微的飒飒声。或者，如果身体虚弱得出不了门了的话，我将用枕头垫着坐在底楼临街打开的窗户前面，显得衰弱不堪和耐人寻味，这么一来所有的漂亮姑娘走过时都会发出叹息声。

我将每天两次坐着轮椅去科罗内德饮用矿泉水。唉，这些矿泉水！当时我对它们一无所知，很想尝尝它们的味道。“饮用矿泉水”听起来时髦而又有文化，我想我会喜欢的。可是，唉！过三四

---

① 博克斯顿，位于英国德比郡的一个温泉度假胜地。

个早晨就！山姆·维勒<sup>①</sup>说它们“有股热的熨铁的味儿”，只不过是把它们那种惊人的恶心道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而已。要是说有什么措施能使病人很快好起来的话，那就是告诉他他必须每天喝一杯这种水，直至身体恢复健康。我一点没掺和地接连喝了六天，结果差一点没死；不过后来就采用了喝下去之后立即灌上一杯浓烈的白兰地加水的方法，这样感觉好多了。后来我被各种各样医学界的著名人士告知，一定是酒精把矿泉水中盐铁质的作用完全中和了。我很高兴自己能幸运地歪打正着。

不过在那难忘的一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最最苦难深重的一个月——里，“饮用矿泉水”只是我所受的折磨中的一小部分。那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诚惶诚恐地对大夫的命令奉行惟谨，一点事情也不做，只是在室内和花园里荡来荡去，以及每天坐着轮椅外出两小时。这倒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那种单调和无聊。乘坐轮椅的激动和兴奋不是偶尔看上一两眼的旁观者所能体会到的——尤其是如果你对这项喜人的运动还不习惯的话。乘在上面的人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这个局外人也许很难理解。他每一分钟都确信这东西在翻转，尤其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一道沟或者一段新铺的碎石路的话，这确信就更坚定了。路过的每辆车在他看来都有撞上他的可能；凡是上一座山或者下一座山，他没有不立即开始揣测自己的生死之数的，总怕那个控制自己命运的软骨头会撒手不管——而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不久之后即使这项消遣也不起作用了，那种百无聊赖变得彻彻底底地不可忍受。我感觉到自己的脑子支撑不住了。这脑子并不强健，我觉得过分勒逼它是不明智的。所以大约在第二十天早晨，我早早地起了床，饱饱地吃了早饭之后立即步行去了肯得

---

<sup>①</sup> 山姆·维勒，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滑稽多智，是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的忠实仆人。

斯歌特山脚下的海费尔德——一个繁忙而令人愉快的小镇，跟我住的地方隔开一个可爱的山谷，里面有两位漂亮得招人喜欢的女子。至少那个时候她们是漂亮得招人喜欢的：一个在桥上从我旁边走过，而且——我想是——笑笑；另一个站在门口，在进行一项吻一个红脸婴儿的毫无回报的投资。不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敢说那以后她们肯定已经变得身体肥胖、脾气暴躁了。回家路上，我看到一个老人在劈石块，这勾起我想活动活动自己的胳膊的强烈愿望。我给他送上一杯酒，请他让我替他劈。他是个和气的老人，并不拒绝我。我带着蓄积了三个星期的力量向那些石块走去，半小时干了比他干一整天还多的活。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妒忌我。

既然走开了第一步，我的胡闹就一发而不可收了，每天早晨要进行长时间的散步，每天晚上要去大帐篷听管乐队演奏。但尽管这样，时间还是一天天过得很慢。当最后一天来临，我风驰电掣般地脱离痛风、肺病的博克斯顿，赶回工作苛刻、生活清苦的伦敦时，心里真是由衷地高兴。我们的车晚上经过汉敦时我向车厢外面望去，这座巨大的城市上空那强烈的光仿佛在温暖着我的心。到后来，我的出租车驶出圣潘克勒斯站，四周越来越大的熟悉的喧闹声似乎变成了我许多天以来所听过的最美妙的音乐。

那个月的无所事事一点没使我感受到乐趣。我喜欢在我不该无所事事的时候无所事事，而不是在我只能这么做的时候。我的脑筋就是这么顽固。我最喜欢背朝壁炉、计算着还欠人家多少钱，是在我的书桌上来信堆得最高、而且还必须赶在下一班邮件之前发出回信的时候。我喜欢在饭桌上长时间留连，是在有一晚上重活等着我去干的时候。如果为了什么紧急的缘故我必须特别早起，就是这一天比起任何别的日子来，我更希望在床上多躺半个小时。

啊！翻个身再次进入梦乡是多么舒服：“只睡五分钟。”除了主



日学校“少儿故事”里的主人公之外，不知道自古以来有谁是心甘情愿地起床的。对有些人来说，准时起床根本不可能。要是该八点钟起床，他们就躺到八点半。要是环境有了变化，八点半对他们来说变得宽裕了，那他们就睡到九点以后才起来。他们就像那位据说总要准时迟到半个钟点的政治家。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买了闹钟（闹错时间闹醒别人的巧妙玩意儿）。他们要莎拉·简敲着门喊他们，莎拉·简也的确敲着门喊他们了，而他们咕噜了一声“喔唔”就又舒舒服服地睡着了。我认识一个人，他竟然还会走出来洗个冷水澡；可是即使那样也没有用，因为在此之后他会再跳到床上把自己焐热的。

我自己认为，一旦从床上起来，我就可以再也不去碰它。我感到困难重重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头脱离枕头，而且前一天晚上的决心下得不管多么大都是枉然。浪费了一整个晚上之后，我对自己说道：“今晚什么也不干了，明天早上要早起。”也下定了决心这么做——在那个时候。但到了早上我就不那么热心了，心想要是我昨晚没睡下就好了。再说还有穿衣服的麻烦。越是这么想就越是能拖则拖。

这床，这坟墓的模拟物，我们在它上面舒展疲倦的肢体、略无声息地进入平静和睡眠，它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啊，床啊床，舒服的床，对疲倦的头来说就是人间天堂，”正如可怜的胡德<sup>①</sup>所吟诵的。你是我们这些烦躁的孩子的慈爱的老保姆，不管我们聪明还是愚蠢、顽皮还是听话，你都把我们一起爱抚地放在膝上，使我们不再任性地哭个不停。健壮的人忧心忡忡——生病的人满身疼痛——小姑娘为负心的情哥哥啜泣不已——我们就像孩子那样把我们隐隐作疼的脑袋伏在您那雪白的胸脯上，你温和地抚慰着我们，把我们送入梦乡。

<sup>①</sup> 托马斯·胡德(1799—1879)，英国诗人。